



鍾耕略

Kang L. Chung

海外畫廊

Overseas Chinese Artists Series

鍾耕略

Kang L. Chung

海外畫廊

Overseas Chinese Artists Series

鍾耕略

Kang L. Chung

海外畫廊

Overseas Chinese Artists Series

嶺南美術出版社

Ling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外畫廊

策 劃 林抗生 梁鼎英

主 編 林聲光

鐘耕略

責任編輯 何均衡

裝幀設計

何均衡

責任技編 裴裕祥 謝桑賢

書 名 鐘耕略（海外畫廊）

出 版 嶺南美術出版社

廣州市新基路25號

總 發 行 嶺南美術出版社

經 銷 廣東省新華書店

印 刷 深圳粵海旭日印刷公司

版 次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20開（226×207mm）100面

書 號 ISBN 7-5362-0469-8 / J · 0470

定 價 36 元

《海外畫廊》前記

中西美術交流，應該說始於明末。而中國人出洋研習西畫且有成就者，當首推廣東的李鐵夫，他是一八八七年十八歲時進的美國阿靈頓美術學校。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等等遠渡歐洲，是事隔數十年的一九一九年之後的事。為數眾多的中國青年畫家先後赴歐美進入畫壇，是五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三十年間。

他們以自己民族的感情與文化傳統，參予了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創造性地建樹着海外華人美術家的事業，並立於現代世界美術的大潮中。從李鐵夫開始的一百年裏，海外華人美術家們實際上是直接促進中西兩大文化傳統交流的橋樑。他們的業績，將以特殊而光彩照人的篇幅留在美術史冊之中。

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觀點，八十年代初期，嶺南美術出版社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共同策劃出版《海外畫叢》，為著名的海外華人美術家們結集立傳。於是，一項浩大的

工程於一九八五年開始了。而時至今日，尚末最後完成。

海外華人美術家的隊伍和他們的事業正在向前發展着。為適應這種需要，嶺南美術出版社又構想了第二項工程——在《海外畫叢》的基礎上，計劃出版《海外畫廊》，着眼於紹介活躍在當今歐美畫壇的中國中青年美術家。其實，《海外畫廊》就是《海外畫叢》的延續與補充。

在進行這些重大工程的時候，我們衷心感謝海外的朋友們卓有成效的合作。正是這種成功的合作，開拓着我們通往海外的友好的藝術之路。

梁鼎英
(嶺南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
一九八九年八月·廣州

目錄

- 5 《海外畫廊》前記
- 11 自成一格
讀鍾耕略的畫
- 15 鍾耕略
- 17 作品圖版
- 75 藝評輯錄
- 76 試試拇指法
談鍾耕略的風景畫
- 80 形與影的對話
現代藝術的多種面具
- 85 附錄
- 86 早期作品
- 92 主要展覽活動年表
- 93 主要藝評及收藏
- 96 生活圖片輯錄

Contents

- 14 Kang L. Chung
- 17 Plates
- 75 Selected Critiques
- 78 Try The Thumb Test
The Many Masks of Modern Art
- 85 Appendices
- 86 Early Works
- 94 Chronology
- 95 Bibliography and Collections
- 96 Some Candid Photos

鍾耕略 1989
攝影：李芃

Kang L. Chung 1989
Photo: Peng Li



自成一格

——讀鐘耕略的畫

畫本無一格，各式各樣的“格”是人造出來的。造出一種風格，推出一種理論，唯此獨優，這明明是庸人之擾。但是，人類自從有了意識的自覺以後，這種自擾的現象又是決然斷不了的。因為，物質生活在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人們對客觀世界，對自身的思考一定要跟着變。這些變化，很自然地刺激着畫家們的思維。此外，還有超越畫家思考之外，不為畫家們所駕馭的繪畫自身發展的規律，也使繪畫的作風在變。這樣說來，一種繪畫風格的出現，又不完全是人為的，又有某種必然性了。這樣說來，包括推出藝術風格的這種人類社會中的自擾現象，又是不可避免，且又有革新意義的事了。何況人們還往往通過風格流派的更迭變換來研究藝術發展史呢！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要界定一個畫家的風格、流派，有時很容易，有時却相當難。西方近百年來，各種流派雜陳，相互之間有時盤根錯節，有時涇渭分

明。有些無可爭辯地可以稱為大師的人，很難劃進哪個流派。例如英迪利阿尼、郁特利洛，究竟屬於哪派？人們常常把他們稱作是“巴黎畫派”，可是誰又說得清楚這“巴黎畫派”的真正含義？

畫家中本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時代的弄潮兒，是吶喊者；另一種人是默默無聞的創造者，實踐家，是“手藝人”。“手藝人”這個詞兒，我是從吳冠中先生的文章中借用過來的。他以“手藝人”自稱，且引以為榮。這個聽起來不太高雅，但却包含了不少哲理的稱謂，實在是對後一種畫家形象的絕好勾勒。不要以為手藝人只會技法，不會思考。不是的，他們也是思考着的人，只不過常常把思考隱藏在心底里，不動聲色地訴諸畫面罷了。

我以為，鐘耕略居屬於畫家中的後一種人，是位出色的“手藝人”。他悄悄地、勤奮地作畫，沒有宣言，不自稱為哪個派別。倘若一定要追究他的藝術派別的話，似乎可以

說他自成一家。

受過良好的技巧訓練，剛到美國時的鐘耕略，在西方畫壇眼花繚亂的現象面前，肯定有過惶恐和焦慮。他是怎樣度過那惶恐和焦慮的時光的？我想主要靠他的冷靜、沉着的思考。鐘君是位學養很高的人，為人處事、包括做學問和畫畫，一絲不苟，縝密謹慎。但他的思路又非常敏捷，善於理解和把握新思潮的精神實質。他的這種素質決定了他作為畫家在紐約的方向。在美國畫壇一度占主流地位的照相寫實主義，以其巧妙地利用現代科技和心理學研究成果，一反長期統治畫壇的抽象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創造出逼真和表達共性的作品來，這是在西方世界獨樹一幟的新高潮。鐘君對這種思潮是心領神會的。但作為一個受過中國文化傳統熏陶的人，同時會發現照相寫實主義的“負”面，他不可能全面接受照相寫實主義那種冰冷、機械、毫無個性的表現手法。他試圖把事物的共

相與殊相同時寫進畫面，試圖把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激動熔於一爐。他自然還面臨着這樣一種選擇：如何把自己駕輕就熟的東西和自己陌生的、有朝氣的東西結合起來。理清了這些頭緒，他大胆和勇敢地作了抉擇：走自己的路。不需說，在紐約這個云集世界各路高手的地方，一個中國人要走出自己的路是何等的難！但他畢竟在實踐中，在創造中，冒出了頭。他在利用照相寫實主義的工具的同時，充分發揮他在素描上的優勢，無論鉛筆素描和畫布油畫，他都注意造型的精密、嚴謹。在畫的題材上，他也有獨特的開掘。他不像美國照相寫實主義畫家那樣，畫高度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畫霓虹燈和大玻璃的五彩繽紛。他鍾情於那些寂靜的角落，那些有古典情調的建築物，那些充滿抒情詩意的公園的深處，那些平淡的樹和籬笆……。畫面上沒有人，然而情景里滲透着人（作者）的感情和思考。因此，在鐘君的畫上，我們

看到了兩種文化沖撞迸發出來的火花；看到了舊的技法在新的觀念指導下煥發出來的生命力。他的畫有中國民族藝術所特有的那種人情味，即使在建築物和樹木的描繪中，也能感受到他對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同情和關注，感受到畫家生活在其中。

鐘耕略君是位愛靜少動的人，愛思索少言語的人。大概正因為如此，他愛畫靜態，在靜態中捕捉事物的生命。他有敏銳的洞察力和豐富的想象力，有一副把自然界平凡事物的內涵刻畫出來的本領。正如歐陽修在《論鑒畫》中所說：“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久，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鐘君藝術造詣之高，正是能在建築物的蕭疏幽靜中，在妥帖的冬樹杈牙中，表現出高尚、深遠的意境。他的畫寧靜澹泊，但又不同於古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的變化來增加動感，賦予畫面以抒情的

氣息，尤其是在堅實、冰冷的建築物上面，畫出的那些在陽光下的綽約樹影，支支干干，有剛有柔，有情有理，使人回味無窮，當我初次看到鍾君的畫時，不禁脫口而出：“這是光和影的音樂！”。

形的具象、抽象，畫的寫實、寫意，往往在畫界中糾纏不清。其實，這都是形式和手段的問題。形式和手段固然重要，但對繪畫來說，最重要的是情趣和意境的表現。鍾君擅長寫實，他筆下的一切都具足精神，脫略風俗，功夫很細，又毫無廉纖刻畫之習，這是難能可貴的。正因為他具有這種大家氣魄，他的畫能有衆多的知音，能夠雅俗共賞。

素描與繪畫，人們常常以為素描是底稿，是基礎訓練，是習作，不算創作。殊不知素描中包含著一切繪畫的要素。當然一幅好的素描要具有真正的獨立價值，它必須有畫家的設計和創造精神。鍾耕略的素描是一種精心提煉的藝術，可是在畫面又是那麼單純、自然的模

實！

近一兩年來，在我們國內青年中興起一種觀念藝術熱。觀念藝術於六十、七十年代在西方出現，有許多社會和哲學的原因。它提出的課題或意義在於對藝術本質的疑問。觀念藝術想開拓新的領域，特別想在語言學的範疇里有所建樹。它把美術上升到文化層次來認識和研究，試圖在藝術與生活，藝術與非藝術，審美與反審美之間駕起橋梁。它也探索和尋求新的手段，但它關心的基本問題，仍然是以理念的實在性來對撫感官的實在性。觀念藝術是一種很有哲學意味的流派。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價值，這裡姑且不論，但是觀念藝術不能成為畫壇的主流，不可能摧毀人類已經總結和把握的審美經驗和藝術創造經驗，而只能對這些經驗加以補充和拓展。這一點，我是堅信不疑的。藝術離不開哲學、觀念，藝術又畢竟不是哲學和觀念。藝術創造任何時候也離不開勞動和技巧。

愛新奇和反叛的青年人也許會對手藝勞動感到厭倦，可是要攀上藝術高峯，要做一位大藝術家，首先必須先是手藝人。

我欽佩鍾耕略君腳踏實地的精神，我贊賞他樸實無華的畫風，他唱的是自己的歌，他表現的是湧在他心頭的泉源。

邵大箴

（《美術》主編、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於北京

Kang L. Chung

Kang L. Chung was born in China and in 1977, at the age of thirty, he came to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grew up in Canton, where he studie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He now draws and paints mostly architectural subjects and, with great devotion and sensitivity, trees. His trees are magnificent: the pattern of their shadows on white building walls, the complicated and intriguing cross play of branches and their dark reflections fills his pictures with a seemingly moving world of lines, shapes and contrasts, weaving back and forth in planes which appear to overlay and transcend each other in a graceful, lacy counterpoint.

By superimposing a tangle of living, twisting tree branches over the man-made ordered design of walls, columns, windows and stairs, and by having the shadows trace their contours, Chung is able to produce a fascinating double image, at once cool and romantic, permanent and ephemeral, which gives his drawings and paintings

their unique character and enigmatic attraction. The observer senses the space between the trees and the buildings. Frequently, branches throwing shadows are outside of the picture, just as the location of the sun is only indirectly suggest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shadows. This expands the depth of the drawings, and they begin to include the beholder into their stage setting. The sun stands behind him, and he finds himself drawn as a fellow actor into the scene.

George W. Staempfli

鍾耕略

鍾耕略生於中國，而於一九七七年他三十歲的時候，來到美國居住。成長於廣東的他，曾學過傳統的書法與國畫。目前他的素描和油畫，採取的主題則大多是建築性的。他所專注的和表現敏銳的，乃是樹。他的樹頗佳妙，譬如那白牆上樹影的圖案、那樹幹和它深沉的映像的復雜而引人的交舞。這樣的交舞充塞着他的畫面，形成了由線、形與對比所構成的富於動感的世界。在這世界里，載着這三者的平面，前後交織者。而在它們的交疊中、在它們幽雅的、如蕾絲紗似的對位（COUNTERPOINT）中，它們將彼此昇華了。

當他把一叢活生生的、扭曲的枝幹，加於人爲的、秩序的如牆、柱、窗和階這一類的設計之上時，當他以陰影去捕捉那形體的輪廓時，鍾耕略所造成的，乃是撼人的雙影像（DOUBLE IMAGE）——它一面是冷卻的（COOL），一面又是浪漫的（ROMANTIC）；

它一面是永恒的，但一面又是無常的。這不禁使他的素描和油畫，呈現出它們特有的如謎一樣的吸引力。觀者可以感到樹與建築之間的空間，而經常地，那投影的樹，位於畫外，好比那太陽的位置，僅由樹影的方位，含蓄地暗示着。這樣的處理，不由加深了素描的空間，而那觀者，也因此被容入它的舞台中。那太陽位於觀者背後，而觀者本人，則像一同台演員，也被容進這幕戲中。

喬治·史丹菲利
（畫廊主持人、畫家）
曹志瀉翻譯

